

世界名劇

李力昂

— 第七幕 —

匈牙利·弗蘭致·摩那著

芳 信 譯

潮鋒出版總經售

劇名界世

昂力李

—劇幕七—

著那摩·致蘭弗·利牙匈

譯 信 芳

售經總

——劇幕七—— 昂 力 李

印 翻 載 還 准 不 有 所 權 版

那摩·牙利匈 ：者 著 原

信 芳 ：者 譯 翻

社 版 出 藝 劇 ：者 版 出

社 版 出 藝 劇 ：售 經 總

號 〇 一 二 路 馬 二 海 上 ； 址 地

版 初 月 一 年 九 廿 國 民 華 中

角 六 價 實 冊 每

目次

「李力昂」的英譯本序言·····	(一—七)
序 幕·····	(九—一〇)
人 物·····	(一一—一二)
第一景·····	(一三—四八)
第二景·····	(四九—七四)
第三景·····	(七五—九七)
第四景·····	(九九—一二三)
第五景·····	(一二五—一三〇)
第六景·····	(一三一—一四六)
第七景·····	(一四七—一六一)

「李力昂」的英譯本序言

一九〇九年的十二月，「李力昂」初次在布太蒲斯特上演，使觀客和批評家雙方都感到了一點驚惶。這並不是爲匈牙利的京城一向預期它愛好的劇作家摩那所寫的那一類的劇本；他的「惡魔」在兩年的空前的成功以後，還是使兩個大陸的劇場宣告滿座。

實在，人都期望摩那的每個作品帶點兒幻想的意味。他從來沒有整個地對日常的實際表示過滿足，在他的小說裏，或是在他的散記裏，或是在他的初期的劇本裏，而尤其在「惡魔」裏，自然和超自然是差不多荒謬地給混合了。可是在「李力昂」裏，他似乎把幻想運用到十分不可捉摸的程度。布太蒲斯特是顯然地給弄得迷糊了。

在第五景裏，摩那把他的主人公殺死，在第六景裏，他把他帶上天堂去，而且在第七景裏又把他送回塵世：他這到底是什麼意思？他的這個散文的天堂是出於嚴肅的還是諷刺的意向呢？李力昂是一個聖人還是一個普通的壞蛋？他的無效的贖罪是一個象徵還只是一個嘲弄？這些

是布太蒲斯特人辯論的幾個問題，當這個劇本冷落地演過三四十場而停演的時候。

差不多十年過去了，在它沒有重新上演以前。這次這是一個立刻而不可抵禦的勝利。也許劇本的印行和它的銷路的廣大，使它的美麗和意義更爲明顯。也許歐戰的悲劇使摩那的大衆對精神的價值更爲敏感。不論這理由是什麼，現在布太蒲斯特熱狂地接收了這個以前曾經爲它所拒絕的東西，摩那比從前也更成爲一個普遍的英雄了。我們可以從這個事件得出一個結論：匈牙利更嚴肅地接收它的戲劇和劇作家，更熱情地非難他們和更親切地讚美他們，出乎我們美國人所能想像以外。在巴黎，有一次我看見全體的聽衆起身，因爲彫刻家羅丹到了禮堂，他們便一直站着致敬，等到他坐定了他的座位爲止。摩那也受到類似的敬禮，不論什麼時候他在公共的場所出現，而且有一件最確定莫過的事情是他是匈牙利的藝術家常到那裏面去的總會，沙龍，以及咖啡館裏的英雄，聖賢，和寵兒。

但是「李力昂」初次上演的後幾年，對於摩那是一個晦暗的時期。可以說是第一次，甚至失敗的威脅把它的陰影投射在他的事業上。他變得膽怯了，怕失敗，過份想討好他的大眾。他的大衆以後的劇本缺少特創，缺少膽量，更近乎傳統的慣例。他再也達不到「李力昂」的高峯；幾個他

的最好的朋友力說他不會再寫出像「李力昂」的劇本了，直到他把那包圍他的失敗的恐怖驅逐為止。

真地，這是一個怪異的境遇，而且，在某方面看起來，也是一個悲劇的境遇。天才缺乏勇氣把他的羽翼展開而高翔起來。對於座咖啡館的清談者的讚美，會強烈地發出一個有力的不絕的請求。這是虛榮嗎？這是變態的敏感嗎？傳記的材料也不能給這個隱謎一點兒解釋。

弗蘭致·摩那在一八七八年的正月十二日，生於布太蒲斯特。他是一個有錢的猶太商人的兒子。他在日內瓦的和布太蒲斯特的大學畢業。他的文學事業是在十八歲那年作爲一個新聞記者而開始的。他寫這樣美麗和動人的短短的散記和幽默的對話，以致他差不多立時成爲一個全國的名人，他的報紙的銷路也增加了，直到它在布太蒲斯特佔到第一流的地位。然後，他和他的主筆的女兒，瑪格勒脫·瓦西結婚，她本人也是一個有名的記者。兩年以後，他同她離婚了，最後，他便和扮演他的劇本中的主角的一個女伶結婚了。

倘使你要想像今日摩那的畫像，你得想到當年王爾德在他的光榮的絕頂的時候。一付闊大而短胖的面孔，板滯，帶粉紅色，剃得光滑，像孩子似地沒有表情，這是爲他老帶着的單眼鏡強

調所致，可是因他的一對黑色的活潑的眼睛中的幽默的光輝而又使人不敢置信。他的頭髮是鐵灰色的，他的身材肥胖而差不多有適中的高度。一個諷刺的智機者，一個不可模倣的健談者，他愛生活，愛歡愉，以及愛一切生活的奢侈。沒有什麼可以使他改變他的求快樂和舒服的习惯。他是不肯離開布太蒲斯特的，那怕是爲了去參加他的劇本在附近的維也納第一地演出。大戰後的政治的紊亂，那使全匈牙利分成兩個易變而劇烈的黨派的，留給他的不是十分的擾亂，而是中立。他的筆不是爲政治寫作的。

然而這是一枝特別多產的筆。他的小說和短篇故事是匈牙利文學中的最精妙的。他寫了九個多幕劇和幾個獨幕劇。一個他的較重要的戲劇作物的年表，是像下面的這樣：

一九〇二：「醫生。」

一九〇四：「喬西。」

一九〇七：「惡魔。」

一九〇九：「李力昂。」

一九一一：「脫斯托。」（在美國以「在無知是幸福的地方」這個名字上演。）

「九一三：『鬼敵。』」

「九一四：『辯護士。』」

「九一九：『鴻鵠。』」

「九二〇：『三個獨幕劇。』」

無疑地，這些劇本中的最偉大的是一「李力昂」。實在，我知道，在我們自己的時代裏所寫的劇本中，沒有一篇可以和「李力昂」的驚人的技巧匹敵，它的想像的大膽，它把自然主義和幻想，幽默和悽惻，溫存和悲劇怪誕地混合起來而成為一個堅固的戲劇的結構。初讀起來，在許多的心情上，它只好像是一個即興的作物，但是精密地研究起來，它就一定會顯出這些心情是怎樣彼此不可避免地發生關聯，就像一條線上的珍珠一樣。

在近代的戲劇文學中，那兒有可以和這樣的珍珠匹敵的呢——朱麗斷斷續續地對她的已死的愛人自白她一向不好意思說出的愛情；李力昂對遙遠的跑馬台嚷着他就要做父親的那快樂的消息；兩個盜賊為他們預期劫掠到的贓物賭博；瑪麗和烏魯夫正在安排他們拍照片的姿勢的時候，心碎的朱麗却站着凝看消逝了的李力昂，同時聽着在她的耳邊繞繚的賊歌；兩

個巡捕正在對薪水和年俸表示不平的時候，李力昂却躺在地下流血而死；李力昂把他在天上爲他的女兒偷來的星星躲躲閃閃地給她……要數述這整串燦爛的珍珠的誘惑是難以抵禦的。

「李力昂」的寓意是什麼？你不能把它歸納爲一個教條。摩那不是一個說教者或是一個對任何生活的理論的宣傳家。你在他的劇本中看不到寓意或是教義。他的哲學——如果你可以叫這做哲學的話——常常是隱含的。最明白莫過的是：他對於彼方的一個法庭的畫面，既不是出於虔誠的，也不是出於譏刺的意向。李力昂的天堂就是他自己的想像的天堂。除了把牧師的滌罪所，警官的裁判，以及他自己對於善惡的行爲的有限的概念無理由地混合起來以外，還有什麼是更自然的呢？

對於那些抱這樣主張的人，就是說每一個美妙的戲劇的建築物一定要有它的意義的尖端，在選擇人物和事件上，劇作家一定要寫出他對於人生的註釋，還有一個可能的解釋。也許摩那是在做那個把我們的善惡的觀念重新估定的舊的舊的工作。也許他不過顯出了一方面一個打妻子的犯罪的惡漢，和另一方面一個聖徒之間的不同是怎樣地輕微。如果有人一定要把

「李力昂」牽涉到一個寓意上去那我就讀一讀我翻譯的李力昂在臨死的時候對朱麗的說話：「沒有人是對的……但是他們都以爲他們是對的……他們知道許多。」

班嘉敏・葛勒塞

一九二四，紐約

原书空白页

序幕

春天中的一個深深的午後，在布太蒲斯特的郊外，有一所遊戲場。接客的人站在展覽物的帳棚前，滔滔地招攬過路的人羣。我們聽見一架汽笛風琴底尖銳的音樂；嘻笑，叫喊，脚步底踐踏，跑馬台底信號鈴。

跑馬台在中間。李力昂站在入口處，他的嘴裏啣着一枝香煙，甜言蜜語地引人入場。姑娘們用崇拜的眼光看他，並且當他戲弄地把她們從入口處推進去的時候，她們歡樂地發出銳利的叫聲。時時，有的姑娘的保護人憎恨那樣的親暱，於是李力昂的態度便變成醜惡的和威脅的。那受威嚇的保護人就在他的姑娘的後面溜進入口處去，或是用憤憤不平的說話以求他自己的滿足。

一個姑娘把一朵紅的康露馨交給李力昂；他用一個鞠躬和一個微笑回報她。當陪伴她的那個兵士提出抗議的時候，李力昂就用一個兇猛的眼光和一個恫嚇的姿勢威脅他。瑪麗和朱

麗從人羣中出來，李力昂以特別的注意招呼她們，當她們走進跑馬台的時候。

馬太太從跑馬台出來，把咖啡和麵包捲送給李力昂。李力昂登上在出口處的接客者的台子，那兒他站得比台上的每個人都高。他在這兒滔滔不絕地說起話來。每個人都轉身望着他。其他的棚帳逐漸地荒涼了。紛擾使觀衆聽不出他的說話，但是時時，他的趣語引起一陣聽得見的高出喧嘩聲的哄笑。許多人走進跑馬台去。到處我們聽見一句：『再要一個花斑馬背的位置，』

『那一位姑娘？』『大人十個銅子兒，小孩五個銅子兒。』『馬上踏上去——』

天色漸漸地暗了。一個點燈的跨過舞台，並且沒有慌張地開始燃點有顏色的煤汽燈。從遠處傳來一個火車頭的汽笛聲。紛擾突然地停了，燈光滅了，並且幕在黑暗中落下。

（序幕完）

一九三八，五一九。

李力昂

人
物：

李力昂

朱麗

瑪麗

馬斯克太太

路易斯

何蘭德太太

費克色

小何蘭德

烏魯夫

木匠

林致孟

醫生

警官

兩個馬巡

兩個便衣巡捕

兩個天堂的巡捕

穿得闊氣的人

穿得貧窮的人

衛隊

一個郊外的巡捕

第一景

佈景：

（公園中的一個偏僻的地方，半爲樹木和灌木所掩蔽，在一條正在開花的刺槐樹的下面，立有一條彩繪的木凳。從遠處，微微地，傳來遊戲場底紛擾同一天的日落時候。）

（當幕起時，舞台是空的。）

（瑪麗很快地進來，在中間停住，並且回頭看。）

瑪麗 朱麗，朱麗！（沒有回答。）朱麗，你聽見我說嗎？讓她去罷！讓她去罷。（開始後退。）

（朱麗登場，憤怒地回頭看。）

朱麗 你聽到過這樣的一件事情沒有？到底這個女人做什麼？

瑪麗 （再回頭看。）她又到這兒來了。

朱麗 讓她來好了，我並沒有犯着她。她忽然走到我的身邊來，開始跟我吵嘴。